

放眼天下

全书从战略高度,以历史眼光和全球视野,提出中国冲刺“世界第一”,竞争“冠军国家”;开辟“中国时代”,创造“无霸世界”的军人全新主张。中美两国在21世纪围绕冠军国家的竞争,将是人类有史以来最文明的一场大国竞争。它不是“决斗型”的大战竞争,也不是“拳击型”的冷战竞争,而是“田径型”的比赛竞争,从而终结世界霸权时代。

“拳击”赛：“冷战”是代价高昂的“竞争”

把冷战作为一场拳击赛来分析,就可以看到冷战的冷酷在于一定要把对方击败出局,要比出个输赢。冷战的进步在于不要对手的生命,输者仍然可以活命。

“冷战思维”比“决斗思维”文明

冷战之后,全世界都在批判“冷战思维”,把其当做大国竞争中的“魔鬼”。其实从在国际社会冠军国家争夺战的过程中争夺形态的历史演变来看,“冷战”与“热战”比较实在是一个进化,“冷战思维”相对于“战争思维”实在是一个进步,以冷战的方式进行大国角逐也是一种相对文明。冷战比大战文明。虽然这种文明是被逼出来的,是由于双方力量的势均力敌,由于原子时代威力巨大的武器对世界大战的抑制作用。

冷战的历史意义在于,冷战是一种战略竞争模式,是大国战略竞争的一个阶段。冷战对人类文明和国际关系进程的贡献,就是不用世界大战的形式来进行大国战略竞争。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国际体系转型所带来的理论问题包括:为什么冷战不是因为苏联在军事冲突中被击败而结束?为什么军备竞赛没有导致第三次世界大战?人们可以批判冷战,但冷战时期毕竟是一个有原子弹而没有发生原子战争的时期;是一个有超大规模军备竞赛而没有发生超大规模军事战争的时期;是一个有世界矛盾而没有发生世界战争的时期;是一个有核威慑而没有发生核战争的时期;是无论与冷战前的50年比较、与冷战后的20年比较,还是与公元1500年以来任何一个50年比较,都是军事冲突最少和战争规模较小的时期;是超级大国在战略竞争中以较小代价就决定胜负的时期;是一个以冷战的方式结束了冷战的时期。这难道不是一个堪称“冷战奇迹”的时期吗? 我们需要研究大国冷战时期的政治智慧和“冷战之中无大战”的奥妙。

“冷战思维”的冷静与理智

冷战是美国对付苏联的一个战略创举,是文明的帝国主义对付苏联霸权主义的一个战略发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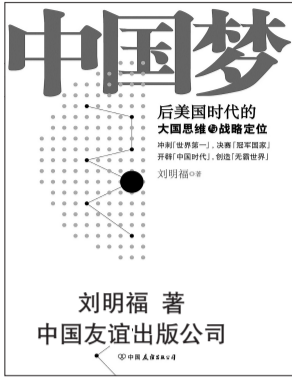
1946年2月,时任美国驻苏联大使临时代办的苏联问题专家乔治·凯南,精心起草了一封长达8000字的电报,于2月22日分5次发回美国。凯南在电报中对战后苏联的“理论、意图、政策和做法”以及美国应该采取的战略对策提出了全面的分析和建议。凯南认为,美国和苏联的矛盾“不必通过一场全面的军事冲突来解决”,因为“同希特勒的德国不一样”,苏维埃政权既没有系统的规划,也不从事冒险活动。它不是按照固定的计划办事,不冒不必要的风险。它对理智的逻辑无动于衷,但是对武力的逻辑十分敏感。因为这个缘故,当它在任何地方遇到强大的阻力时可以轻易地退却,而且它经常这样做。

凯南的“长电报”提出了对苏联实行“遏制”的思想,受到美国决策层的赞赏。凯南立即被国务院调回美国,后来被提拔为国务院政策设计室主任。海军部长福莱斯特下令复印该电报作为几百名高级军官的必读文件。后来凯南又把这封电报整理成文,以《苏联行为的根源》为题,于1947年7月在美国《外交季刊》上发表,进一步阐述了其内容,提出了一整套遏制苏联的理论和政策。可以看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冷战思维实际上是美苏两国精英们的一种比较冷静的思维,是一种比较理智的思维,也是双方战略智慧的集中体现。冷战,是对苏联的遏制,也是对新的世界战争的遏制。

“冷战思维”的时代已经终结

冷战作为大国竞争的一个历史阶段,它与冷战前相比较的文明性,并不能为它提供在冷战后继续存在的合理性。冷战具有极大的对抗性、冒险性。冷战让整个世界都战战兢兢生活在达莫克利斯的利剑之下,把整个地球都变成了一个火药桶,人类在时刻都可能被毁灭的冷和平中生存和生活,如此高昂的冷战代价是人类无法承受的。

美国和苏联之间近半个世纪的冷战,实质上是特殊形态的第三次世界大战。冷战,不是大国之间的“决斗比赛”,却是世界巨人之间的一场“拳击比赛”。在前两次世界大战中,角逐世界霸权的大国,是以世界为战场,进行你死我活的残酷“决斗”。而参加冷战的,是两个世界级的拳击手,他们以世界为自己的拳击比赛场地,进行着虽然不决定死活,但是要决输赢的比赛,一方一定要把对方击败、打倒。在和平、发展与合作成为世界潮流和时代要求的今天,“拳击式”的竞争模式,虽然不是要对手性命的决斗,但是也必然要像“决斗式”的竞争模式一样被时代淘汰,为世界人类文明所不齿。



都市言情

小说以一群部队大院中长大的孩子不同人生轨迹为线索,将三个时代用悲怆纯真的爱情故事串联在一起,青春、亲情和爱情在风云起伏的年代激烈碰撞,震撼人心,催人泪下。自从八岁那年随母远嫁到陌生的军区大院,朝夕的命运就在继父樊世荣的宠爱和继兄樊疏桐的捉弄中矛盾地起伏。此后十几年的时间里,命运像斯芬克之剑,高高悬在少女朝夕的头顶,让本来简单的亲情与爱情都变得支离破碎……

疏桐的厚脸皮在朝夕面前简直发挥到了极致

可是樊世荣断然没有好脸色给儿子,进门只要樊疏桐在,就黑着脸,要不就当他透明当他是空气;坐着不朝他看,站着不朝他望,吃饭的时候也从从来不跟他坐一边;如果樊疏桐在客厅,他就绝不上楼,宁愿在书房研究军事地图布置练兵战略;如果不巧跟樊疏桐在院门口或者哪里撞上,他可以做到目不斜视,余光都不朝他瞟;樊世荣身为司令工作非常繁忙,经常要外出开会视察工作,每次打电话回来,只要是樊疏桐接的,他就直接挂电话……反之,如果是樊疏桐打电话回来,不巧被他接到,他挂倒是不会挂,而是一声不吭地把电话往桌上一搁,冲楼上喊“连波”,如果连波刚好在旁边,他就给连波递个眼色,意思是要连波接电话。“老头子也真做得出来啊。”樊疏桐事后跟连波聊起这事,只觉得好笑。这显然是樊疏桐成熟的表现,如果是从前年少不懂事,老头子怎么待他,他就会怎么还回去,但是现在他整个心态都放平和了,到底是血浓于水,面对父亲的冷漠他并不生气,他就当老头子返老还童,怎么着都不跟他计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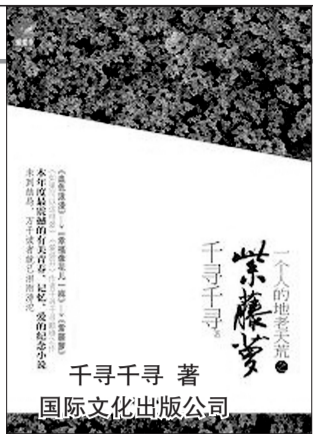
虽然樊疏桐的低姿态没有即刻化解父子间的冰山,但也没有激化矛盾,这已经是很不错了,而且因为家里突然多了个人,比起从前的冷清要热闹很多,樊世荣即便不待见这个孽子,但他还是很喜欢家里热闹的,不像从前他忙起来很少回家吃饭,现在只要不是很重要的应酬,他下班都会回家吃饭,跟孽子没话说,还有朝夕和连波呢;樊疏桐也是一样,新公司很多事要忙,但他尽可能地回家吃饭,再忙也要回来,他非常享受现在这种家

庭生活,在外这些年他做梦都想回家吃顿饭,老头子不朝他看不跟他说话,他还有连波和朝夕呢。

对,他有朝夕!他每天忙得昏天黑地也要回来,不仅仅是为了跟他爹修复感情,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朝夕在家,尽管大多时候他跟朝夕说话换来的只是冷眼和沉默,但他不在意,他多的是闲心跟这只美丽的小蝎子捉迷藏呢。

她不跟他说话,他偏要跟她说话,没事都往她身边蹭:“朝夕,看书呢。”“哟,吃这么点啊,到了学校不饿肚子吗?”“穿球鞋呀,今天上体育课吗?”“你的书包有点旧了,该换新的了,我给你买好不好?”“最近功课很忙吧,每天晚上都那么晚睡。”“要不要吃水果,我给你削一个?”……樊疏桐的厚脸皮在朝夕面前简直发挥到了极致,这跟朝夕的态度也有很大关系,朝夕知道如果将嫌恶表现得太过明显,无疑会影响到家庭气氛,也会让连波忧心,只要有人在场,她对樊疏桐还是有话说的,而且还很有礼貌,樊疏桐给她买什么,她都会客气地说声“谢谢”,但背转身她就会把樊疏桐送的东西扔掉。有一次樊疏桐送她一个漂亮的文具盒,当着连波和樊世荣的面,她还是收下了,说了谢谢,但是第二天早上樊疏桐上班时,赫然看到那个崭新的文具盒被扔在家门口的垃圾桶里。樊疏桐当时看着那个文具盒,心里那个火,恨不得将那死丫头撕成碎片,他诚心休战,她偏要挑起战争。

这还不算什么,最让樊疏桐咬牙切齿的是,只要没有外人在场,朝夕对樊疏桐就是冷眼相待,从来不会给他好脸色。那种从心灵深处迸射出来的怨毒,让她的目光仿佛生了刺,即便樊疏桐的



脸皮厚过城墙,也刺得他心惊肉跳。

两个人就是这样,彼此怨恨,彼此厌恶,如果屋子里只剩下他们,连空气都会结冰,话说不了两句目光就厮杀在一起。但是这通通都不算什么,樊疏桐既然回家来住,就没有指望朝夕会对他笑脸相迎,这个他早有心理准备。他都没能爬出深渊,她断然也爬不出来,他真正的隐忧还是朝夕,不是父子之间的隔阂,而是连波……

两年来,樊疏桐一直逼着自己遗忘,逼着自己不去想朝夕,结果他没能如愿忘掉她,反倒把自己逼疯了。一想到自己为她背负着怎样的枷锁,一想到他因为她身心俱废,做不了男人,活得不人不鬼不鬼,而她竟然转身又搭上连波,当着他的面跟连波卿卿我我,他简直要杀人!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这么难以接受,是怕朝夕借连波报复做戏给他看,还是怕他们两个是真的情投意合呢?其实樊疏桐自己也说不上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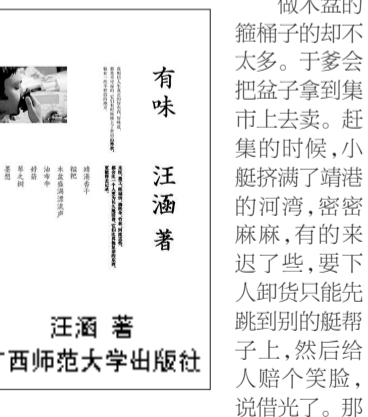
而连波对樊疏桐跟朝夕之间的事情一无所知,他依然体贴入微地照顾着朝夕,他知道她还小,有些事情现在去想还为时过早,但他对朝夕的好不是出于他一定希望将来怎样,而是他是真的觉得朝夕是个可怜的女孩,他完全是出于本能地想要照顾她,给她温暖和希望。

名人有约

汪涵一改鬼马形象,摇身成为手工艺行家,讲述自己如何走遍大江南北的知名手工艺作坊,在这些地方寻宝、学艺,并叙述这些老物件在他心中的印象,带领读者寻找寻常巷陌中那些不为人知的世外桃源。

集镇

刚解放,于爹就在靖港做木匠,那时候靖港是水陆码头,长沙的南北杂货都在此聚集,大米八分钱一斤,木盆五块钱一个。乌篷船和小火轮沿着浏沙河呼呼地开,上到武汉,下抵湘潭。小镇木匠最多的时候,有一百多个。



有味

汪涵著

汪涵著

做木盆的箍桶子的却不多。于爹会把盆子拿到集市上去卖。赶集的时候,小艇挤满了靖港的河湾,密密麻麻,有的来迟了些,要下人卸货只能先跳到别的艇帮子上,然后给人赔个笑脸,说借光了。那时候的赶集是最有意思的事情,是一个地方的核心内容,大集里搭上了无数的小茅棚,除了猪、米、茶籽、洋布、鸡蛋这些东西占据了集市的大宗,偶尔有被木棍打死的大蛇或被笼子夹伤了手脚的野兽被拿出来卖,主人就会指着自己手上的伤口给人看,说这东西捉来多么不容易,所以你也别再和我争秤头秤尾了。万一碰上熟人,是免不了递根纸烟的,然后约了散场后喝杯谷酒,那边有人煎豆腐炒米粉,间或还有点新卤的猪头肉。说着这些,又低头翻看新晒的腌菜里面还有没有沙子,抓出一把豇豆看有没有老,新杀的猪肉淌着血水,辣椒的香味弥漫了整个集市。于爹的摊子就被挤在这当中,他算是最老实安静的。有人就在这里买谷桶现买现用了,

桶子木盆嘛,只论个卖,不用秤的,用几年不漏水,万一漏了,就拿过来,箍一箍,又可以接着用。他就住在大堤脚下,最好找的地方。

有一年大雪成灾,县里读书的孩子都回不了家,船突然没有了,河湾里空荡荡白茫茫的一片,只有几只无家的水鸟在冰面上哀鸣。那些下过沅江猛洞河的汉子,也被这惊人的大雪吓倒。冰凌一夜之间长得枪杆那么长,在靖港家家户户门檐上吊着,几乎压垮了于爹的作坊。稻田成了僵硬的铁板,菜根子全部被冻坏了,木柴也奇缺,没有多少人舍得洗澡,听说连洞庭湖都被冻住了,木炭运不过来;更别说还有人过来订盆子,集市也早散去了,除了白茫茫一片大雪,靖港街头就只剩下几只被扔掉的破箩筐,还有一堆不知道是哪家放不下的白炭,被堆在大街上。那些生意人都不出来了,也不知道这个年会过得怎么样。到处不通路,也不像现在有电话可以相互联系,要看亲戚的,只能一脚一脚从冰上爬过来,不知摔了多少个跟头,才能和亲人挤在一起烤个火。于爹还是闲不住,不想就这样烤一冬天的火,他咬咬牙,从冰天雪地里拖来几捆结满冰碴子的木头,他狠狠地收拾这些木头,关在作坊里一个月没有出门,埋头做了几十个盆子。他说:“再没得过,该生的还是要生,该长的总归还是要长,所以我手里的事情停不得。”说起这些事情,于爹的漂亮好像也不那样浪漫了。

风起

现在,城里面越来越热闹,靖港的人还是那样简单,箍桶匠就剩下他一个了,他的崽也不愿意学,做个锅盖子也得量刨半天,还只卖得五块钱,太不划算了,

还想劝他也别干了。说到底这也算经济活动嘛,那么如何来衡量一个木匠的价值呢。他觉得自己有点蠢,他根本不知道做木盆是件多么好玩的事情,要是不晓得用凿刀刨子这些工具,连半个男人都算不上。于爹不管那么多,就这样一直搞下来,后来好多年都没有碰到过一个同行。那些人都被风雨散去了,他们坐不住,对外面的世界向往着,也别扭着。只有于爹不关心外面的世界,那些大的概念他都没有接触过,也没有人和他说过,不知道什么是自己的理想,什么是人生哲学,什么是时光流逝,也不知道他其实是天底下最快乐的木匠。时间就这样漂流过去了,反而是这几年,订盆子的人越来越多,于爹说话还是一样简单:“你晓得不,那塑料桶子要不得,化学品,洗澡身上要痒,大家又觉得还是木桶子好。”

运动来了又走,不变是个相当好的状态,于爹到现在还做不来花哨的盆子,懒得学那些。他会做的只有那几样,猪腰子形状的大澡盆有三尺高,圆脸盘的小澡盆不到一尺高。做的秘诀在于板子要齐,箱子要紧,木盆是光的好,上不得大漆,只上得清漆,做好了用水一泡涨,就不会再漏水了。就算是平和堂(长沙较早的高档商场)来订,也是这些盆子。

我和于爹一起刨板子,听他讲那些最简单的话,等到板子堆了两尺高的时候,窗子里的阳光终于漏了个干净,浏水河上的凉风吹起来了,从后屋穿堂而过,蜻蜓也飞进来了,记忆里的童年并非虚构。

于爹说这板子够搞得五只盆子的了,该出呼根纸烟。

假如以后,我成了一个不太糟糕的木匠,你也来挑一只合意的盆子吧。